

# 重行

ROUTES MANOEUVRE

编辑 / 夏雁 撰文 / Amar Grover 摄影 / Tom Parker

文字 / 夏雁

# 茶马古道





在崎岖的青藏高原上，虽然商队在千年前就开辟出一条茶道，但至今这里的景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我们跟随 Caravane Liotard 旅行公司，以徒步和露营的方式穿越康巴地区的绝美山谷，重探茶马古道。

“你不要想着靠它太近，它会踢人。”欧珠明确地提醒我。他说着藏语，和蔼可亲，言简意赅。于是我赶紧远离骡子身后的位置，同时欧珠也拉紧了它的皮带。另外还有28头骡子，有的被拴着，有的被骑着，有的身上驮着沉重的货物。

这是一个灰蒙蒙的清晨。黑压压的云层渐渐散开，与地平线连成一片。那些富丽堂皇的藏族民居，一溜儿棕色砖墙上都有着猫眼一般黑色的大窗框，看上去一片肃穆。一群高大的外国人看上去兴高采烈。他们穿着笨重的靴子，挥舞着徒步手杖。

当骡子们最终小跑着离开时，队伍里有人喊，有人笑。我们沿着一条泥泞的小路向森林走去。一窝猪崽嘟嘟囔囔地从我们身边跑过。我们从香格里拉以北20公里的大宝寺村往上走。温暖的阳光从浓密得如胡须般的树枝间透过来。几十面彩色的经幡猎猎作响，就像在唱着一首孤独的赞歌，还能见到被刷成白色的神龛和寺庙的遗址。我们从一片开阔的草原边缘走过，大地上点缀着牧民们用木头搭起来的临时小屋。我们停下来吃午餐——米饭沙拉和脆饼就着茶水被吞下肚子——在郁郁葱葱的峭壁之下，有冷杉和云杉独秀于林。

四川省西南一隅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康巴地区，居民多为藏族人民。这里山谷幽深、河流蜿蜒、白桦林茂密、佛教寺院与圣山林立。虽然交通和公共设施有所改善，但来这里的外国游客相对较少。近年来，藏区的基础设施已经有了诸多改善。

“我喜欢这些山高水远的边陲地区。”我们的向导康斯坦丁·德·斯里泽维茨 (Constantin de Slizewicz) 说，“藏族也是我见过最友善的民族之一。”这位法国人已经在这里开创了自己的生活，与人共同创办了 Caravane Liotard 旅行公司，专门组织4-6天穿越四川和云南山谷的徒步旅行。他和他的英国妻子还有儿子住在香格里拉附近仁安山谷的一间传统的农舍里。

这里也是茶马古道的所在——著名的连接四川、云南和西藏的千年贸易之路。公元七世纪左右，藏族开始尝到中原茶的味道——然后这变成了一种渴望——他们会往里加酥油。然而，在西藏极端的海拔和恶劣的气候条件下，茶树无法种植。因此，商队们开辟出一条贸易路线，将中亚的马匹送往内地，以增强其军队实力；而被压缩成砖或圆饼的茶叶是来自中原的回报。对藏族人来说，这是他们有限的饮食种类中非常受欢迎的一部分。

茶马商队持续了几个世纪，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渐渐衰落。现在一些道路已经消失或被植被覆盖，另一些则已经升级为现代道路。我们重走茶马古道，是为了向历史和早期商人的传奇致敬，同时也能避免沿途可能遇到的危险和困难。

在这次为期六天的徒步旅行中，全程无路，也没有任何一个永久居民点，远离了闹哄哄的旅游线路。我们每天大约徒步七个小时，难度不高，然后在舒适的移动营地落脚。营地里有宽敞的 Sibley 钟形帐篷，铺着花毯地毯，还有热汤、猪肉，甚至巧克力慕斯和法国葡萄酒。团队不大，大部分是法国人和瑞士人，外加我和摄影师汤姆·帕克——随行的还有十名藏族骡夫，照料着重达1.5吨的装备。



前页 从窗地看出去的景色。  
 跨页左起 山路上的位  
 马夫。/ 多姆的一位妇女  
 正在做饭。/ 一只小猫咪。  
 多姆民居。  
 后页 夜晚的营地。



我们继续向更高海拔进发，矮小的杜鹃花和多节的杜松也渐渐变成了贫瘠的草地和光秃秃的岩石。就在山口下面，一大家子牦牛怒视着我们。在一番气喘吁吁的跋涉之后，我们终于抵达了海拔4400米。一小时后，我瞥见了山谷里的营地，高大的圆帐篷在午后的斜阳中闪闪发光，就像回家的灯塔。附近有小河流下山坡，喇嘛草原上遍地是犏牛——这是一种牦牛和普通牛的杂交品种——还有一些盖得结实的石屋。

一群牧人笑嘻嘻地迎了过来。他们从暮春时节就来到这些丰沃的牧场里，一直住到冬天来临，到那个时候，他们的牲畜就已经长得膘肥体壮了。他们会在一两周内离开临时居住的小屋，将所有的牲畜集合起来，转移到海拔较低的村子里，一直到来年春天再回来。这是这个偏远的山谷中从古至今的一个循环。他们似乎很高兴见到我们中的西方游客，不过对于大老远跑到这里来只是为了兴趣这件事，他们还是觉得难以理解。

那天晚上，我们在一张长木桌前大吃了一顿红酒炖牦牛肉，银色的烛台上烛光闪烁，一个小火炉，再加上足够的酒，使人觉得温暖。德·斯里泽维茨给大家讲佛教故事，讲喇嘛转世，讲20世纪初穿越这个地区的植物学家和探险家的故事。令人敬畏的英国植物学家弗兰克·金顿-沃德(Frank Kingdon-Ward)进行了22次探险，将耐寒的新种子和植物带回了欧洲的花园。另外，还有出生在奥地利的美国人约瑟夫·洛克(Joseph Rock)，他在云南生活了二十五年多，1922年第一次来到这里是为了研究花卉，并为《国家地理》撰写文章；他的文章有许多标题现在还能让人记得，比如《寻找神秘的山》(Seeking the Mountains of Mystery)等。德·斯里泽维茨创办的这间旅行公司是以不太著名的法国探险家路易·利奥塔德(Louis Liotard)的名字命名的，他在1940年试图进入西藏时被土匪杀害。

第二天一早，我们队伍里有几位穿过浅水河去拜访还留在此地的十几位牧民。有些牧民已经出门找木头或者召集犏牛，但还有几位留下来给牛挤奶。他们把牛奶挤进木桶里，做成一种简单的奶酪，于我而言，味道有点儿淡。还有一些牛奶则留给那些嗷嗷待哺的小牛犊，而它们的母亲被大把的糌粑安抚了下来。德·斯里泽维茨唱起一首当地民歌，歌词是：“没有森林，就没有草原；没有草原，就没有牦牛；没有牦牛，就没有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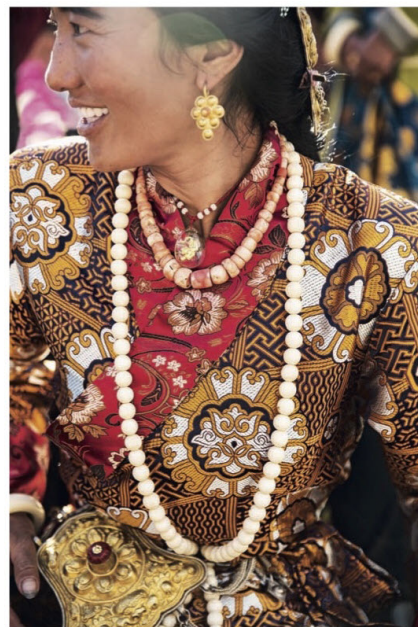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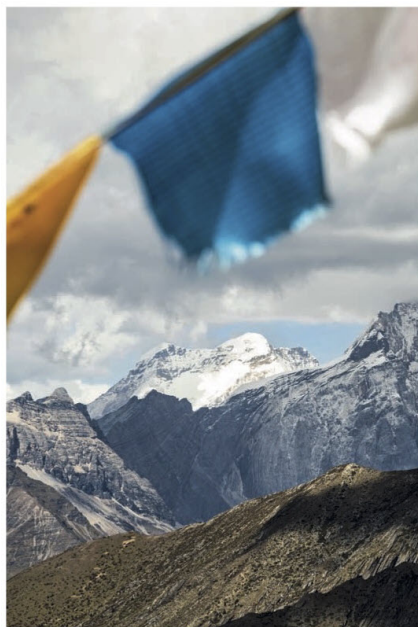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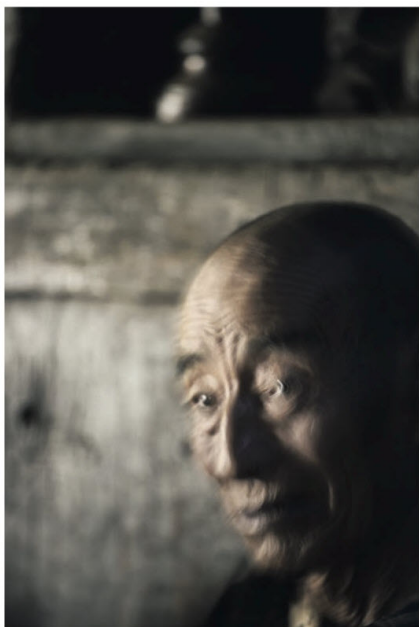
我们每天要花一小时才能拨营出发。随行的骡夫会提前到十几公里之外的下一个营地去准备，我们则以自己稳健的速度前进。洛萨尼玛是骡夫之一，他总和我们走在一起——穿着帆布鞋，戴着一顶粗花呢平帽。他的两头骡子驮着午餐，也备着鞍轭，以备让疲惫的队员歇口气。

骡夫们总是热热闹闹的，他们吹口哨、打节拍，哄着骡子走快点儿，又或者骂着催促它们。女人们一路都在唱歌，发出嘹亮的、引人入胜的高音。有一次，我们和帕克脱离了大部队，跟着骡夫们的声音朝前赶，听到他们转过了一个山坡。随后我们意识到自己迷路了，因为他们的声音越来越远。我们又往回走了近一公里，看到了叉子，闻到了新鲜的粪便味，而且越走海拔越高，负责殿后的骡夫正在远处好心地等着我们回来。

◎

对页在上起顺时针与骡夫一起行走在山路上。/ 当地人的配饰。/ 藏民民居的一扇门。/ 在营地煮奶茶。





前两天,我们一直在欣赏仙乃日的美景。这座海拔为6,032米的山峰位于亚丁自然保护区的中心地带。它金字塔一般的斜坡矗立在一大片锯齿状的灰色悬崖之上。仙乃日在藏语中是“观世音菩萨”之意。观世音是慈悲之主,仙乃日就是菩萨在现实世界中的象征,与央迈勇和夏朗多吉一道,成为藏民心中的三座神山。虔诚的信徒们会绕着山脚转山、跪拜,完成为期两天的徒步之旅。我们来访的动机没有那么高尚,只是为了亚丁诱人的山峰而来,不过避开了保护区——那里就像一块吸引着国内游客的磁石。

第三天下起了阵雪。我们发现,远处的营地居然就斜在林木线之上。那是一片狭长的绿色地带,被参差不齐的地层和光秃秃的巨大山脊簇拥着。我们前进的道路蜿蜒穿过一片岩石密布的开阔地,地面上有浅浅的沟壑纵横。我们的右边是铁塔一般的灰色山峰,左边是一个巨大的峡谷。一个山坳拦在我们和营地之间,石头遍布的路面又暗又陡。春色笼罩着大地,让人顿感渺小,还好那盏灯笼的帐篷散发着柔和的光芒,最终为我们带来了宽慰。

那天过后,天气晴朗而寒冷,刺眼的阳光洒在结霜的草地和冰冻的水坑上。我们非常想念骡夫们那戏闹般的吵吵闹闹。仅仅90分钟之后,我们来到了最佳观景点,远眺迷人的仙乃日神山——这是我们全程的最高点。在很大程度上,远处斑驳的岩石已经被模糊成铅笔素描一般的细腻。最后的一段路程呈Z字形一直延伸到陡峭山脊上一个细长的缺口处。有人开玩笑地在那里放了个门框。我走了进去,停下来转身回望:那座大山就像镶嵌在地平线上的宝石,被冰雪染得斑驳。

◎

跳跃在藏乡的一位本地人, / 向导康斯坦丁·德里泽维茨的家,就在香格里拉附近, / 徒步路上的经幡, / 一位藏族妇女,穿着彩色的印花布衣服,戴着黄金和串珠首饰。

不到一小时,运货的骡队也到了,满载摇摇欲坠的包裹、箱子、口袋和背包。“Ki ki so so”,骡夫们吆喝着,排成纵队,穿过门框。他们唱着歌,吹着口哨,沿着小路一路走过。下午我们终于走进了营地。我们的团队已经在那里搭建了一张餐桌,上面摆满了酒杯、酒瓶、苏格兰威士忌和啤酒,还有西班牙火腿以及炒莲藕。但是,天气在一夜之间改变。我们醒来时已经下起了雨夹雪。微弱的营火“噼噼啪啪”地燃烧着。当我们来到一片起伏的山脊高原时,薄雾笼罩着湖泊,透着神秘、诡异的寂静。我们开始了漫长的下山之路,先是走过一片钴蓝色的龙胆,接着又下了一场阵雪,一道晶莹的溪水蜿蜒流过我们最后的营地,顺着峡谷流向充满魅力的草原。

这是最后的冲刺。当我们沿着狭窄的Bon Go山谷前进时,这条小溪给了我们力量。河道上密布着巨型卵石,漩涡的急流和倒下的树木。我们在悬臂式的木桥上走过了两次,骡子在松紧和高度上没有迹象。我们从亚高山到温带纵深两公里,最后,一条细长的高架标志着前方的道路,一列小公共汽车等着我们的到来。

我们拥抱了骡夫们。德里泽维茨咧嘴笑着,友好地拍拍我的背:“有一句古老的西藏谚语叫作:‘不登上苦难的悬崖,就无法到达幸福的草原’。”我仰望山谷,那里看上去还真是让人难忘。

重走茶马古道

Caravane Liotard旅行公司提供云南和四川境内的定制旅行,以深度方式带你重走茶马古道。

- DAY 1** 抵达香格里拉,环游纳帕海,徒步哈木古村,入住香格里拉古城独克宗阿若康巴南索达庄宿。
- DAY 2 徒步3小时, 8公里** 出发大宝寺村(香格里拉以北20公里处),在海拔3,350米处开营帐篷之旅:穿越仁安谷到达此行第一个山口,海拔为3,700米,帐篷会扎营在海拔为3,690米的喇嘛草原。
- DAY 3 徒步6小时, 15公里** 穿越在海拔3,900米和4,000米之间,在致敬“雪山之神”,云南第一高峰
- 卡瓦格博(海拔为6,740米)的同时,另一边现身的是亚丁的三座神山:仙乃日、央迈勇、夏朗多吉。经过大片的落叶松、冷杉、高原杜鹃等珍稀植物,扎营在海拔为3,750米的寂静草原。
- DAY 4 徒步8小时, 20公里** 拜访香格里拉山中的阿布多杰圣湖,20公里的穿越环绕着两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山峰,到达海拔4,200米的阿布多杰圣湖,在圣湖边野营,扎营在寂静草原。
- DAY 5 徒步7小时, 18公里** 回归仁安谷,穿过河流、果园、牧场,翻越海拔3,905米的当日最高处,在一个能看见仁安谷全景的牧场野营,再穿越最后一片松树林,回到出发时的大宝寺村,完成香格里拉帐篷之旅之趣。caravane-liotard.com; kwen@caravane-liotard.com; 